

武林的黄昏

亚怀宇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武林的黄昏



巫怀宇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林的黄昏 / 巫怀宇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399-4020-5

I. ①武… II. ①巫…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48976号

- 书 名** 武林的黄昏
著 者 巫怀宇
责任编辑 王雁雁
装帧设计 许苏洋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020-5
定 价 25.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序章 石人传 _____ 001

这本书里的故事既取自于大师傅的千秋著述，也掺杂着二师父的醉言梦呓。它是关于武林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过去仅发生过一次，将来也再不会有。

第一章 神剑藏海崖 _____ 008

武林史不会承认这里所说的故事，但有趣的是：江湖上每一本武林史的第一页，都是从元坤子之死写起的。一个真正的历史家修史所依靠的不再是眼睛，而是对历史的嗅觉。每一个人都隐隐嗅到：元坤子之死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仿佛一个曾有的世界随着他的死而跌落了。

1. 谜破不可复
2. 一梦深如海
3. 昼与夜
4. 持剑的匠人

第二章 沧浪既已逝 _____ 078

终有一天，人们会把一切都淡出记忆，一切都会失去痛感和快感，都会失去它独一无二的深意。就像当初独孤羊出走之时曾经立下决心，一定要闯出个名堂来，风风光光地回到阳家村，别让村民小瞧了自己，可是如今却不再愿以独孤羊的身份出现在他们面前了。

1. 半世成云烟
2. 山人本无名
3. 终风且暴
4. 幻与灭



第三章 天地有不周 _____ 142

而今他将在最后的搏杀中透支他的力量，这种挥霍丧失了控制和节律，但他的光芒不仅没有暗淡反而变得更耀眼、更壮丽。整个武林在最后节庆中迷醉，而这迷醉却唤起于一种致命的清醒，仿佛巨人瞥见并要击倒的正是自己的死亡。

1. 醉生
2. 梦死
3. 末代盟主独孤羊
4. 世间再无燕赵客



终章 晨昏交替的时刻 _____ 213

如果一个人在举起战旗的时刻便已将死亡放置在路的尽头，在他如愿走完征途之时，所拥抱的又是什么呢？





石人传

我的师父常对我说，这个世界上既没有什么东西独一无二，也没有什么东西空前绝后；而我的另一位师父也认为，除了自己的青春、成年和衰老之外，人的眼睛也再无法捕捉到别的什么仅有一次之物。这两位师父对世事的见解大不相同，甚至经常截然相反，有时竟让我觉得他们讲述的是两个世界的故事。唯独在这件事上他们的看法似乎很相近。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才明白，这两句话中的细微差异正是两位师父最根本的相左之处。

我的第一位师父是本朝最具名望的历史学家，我的第二位师父靠磨镜片为生，一辈子穷困潦倒。我算是大师父门下弟子中最不成器的，但凭着他的关系，竟也在史馆里混得了一个闲职，一有空便提着酒壶去和二师父对饮。酒是给自己准备的，二师父只喝水。

一年冬天师兄突然找到我，说大师父死了。

几位师兄都哭了，唯独我没有。前来吊孝的人不计其数，

人人都说他去得突然，我想师父大概是不会认同的吧——这有违他的名言：“历史没有突然。”

历史没有突然——像师父这样把世界看透了的人，任何时候走了，我都不会太惊讶。

低落烦闷之下我只想去找唯一的好友二师父喝酒。可就在那一天，他也消失在街角。

二师父曾说过：人不完成他的事，是不会死的；要想长寿，最好的方法就是赋予自己伟大的使命。

我一连在街角处等了十多天，他最终还是没有出现。

二师父的失踪比大师父的去世更令我难受，因为死了，便了了，而现在二师父却不知去向何处。

也就是在那个冬天，我决定把他们说过的都记载下来。

这本书里的故事既取自于大师父的千秋著述，也掺杂着二师父的醉言梦呓。它是关于武林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过去仅发生过一次，将来也再不会有。因为这并非武林中的故事，它属于武林本身，和那最夺目的一代人。每一个人、每一把剑都有仅属于他自己的生与灭，整个武林亦是如此。我将讲述武林的终结和江湖的起源，还有末代盟主独孤羊神话般的一生。武林史将不承认这个故事中的很多内容，因为历史的诞生就标志着人已经不相信神话。

然而神话也许并非诞生于对历史的模仿，而是世世代代的人在对神话的模仿中创造着历史。

东海边那块竖起的石头已不知矗立了多少年，三里外的阳家

村有个特别的风俗，凡是娶亲的都要到石前跪拜，然后新郎官得抱着新娘走过这几里路，等到了家门口，再掀开红红的盖头。关于这石头倒有个故事：传说阳家村的祖先出海打鱼，被风暴吹去了仙岛。岛上的三位仙女姐妹见到这勇敢俊俏的青年，便要留他下来。惦记着家中妻子的渔夫一心想回去，他答应三位仙女只要让他把家人接来岛上，便和她们在仙境中一同生活。可是仙境一日便是人间一年，三仙女中的大姐为了防止他在人间迅速地变老，就偷偷地在饯行的酒中倒入了长生水，让二妹拿给他喝下，并再三嘱咐他：“你千万不可看你妻子的脸。”

渔夫的妻子日复一日地在海边的崖上等待丈夫，一等便是十年。这一日她终于远望到海上飘来熟悉的白帆，却被这巨大的幸福击倒，摔下了悬崖。阳家村的祖先记着仙女们的叮嘱，便用布蒙住双眼抱起死去的妻子。快要到家门时，他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扯去了蒙住眼睛的布条，他要最后看一眼妻子的面庞。这一刻渔夫发觉自己的胸膛变得无比沉重，他的心已经变成了石头。

“喝了长生水的凡人，你怎可以对另一个凡人有所爱恋？”三位仙女中的大姐驾云而来，声音中充满悲痛和怜悯。

“不守承诺的人！你触犯了最可怕的天条，永远地受苦吧！”二姐怒道，“这就是代价——要用这不死之身在凡间装着一颗石头做的心，再也不得解脱了！”

渔夫载着石头的心，沿着海岸疯狂地奔跑。

最后，一直沉默着的第三位仙女不忍他受苦，便瞒着大姐和二姐对他施了法术，把他的整个身体都永远地变成了石像，

夺去了他的生命。

羊石匠家是阳家村里最后一户姓羊的人家。这阳家村其实原叫“羊家村”，据说羊石匠的爷爷的爷爷生了一个儿子和九个女儿，这九个女儿都嫁给了外面来的一户姓阳的人家的九个儿子，百年后这村子就成了阳家村。羊石匠的屋子就坐落在村子的最东头，正对着羊河。从家里出门绕过一个山口就能眺望到羊河入海的地方，那块石头就古怪地矗立在那里。每到涨潮时海水就淹没了它的脚；退潮时，便留下一片足有半里长的褐黄的碎石滩。羊石匠每次外出做工归来后，都要挑一个晚霞满天的日子带着老婆去石滩，他们总是一动不动地望着大海，直到夜深了，看不见了，才临着星光抱起老婆回家去。羊石匠的老婆是个哑巴，名叫独孤仪，是他从前去北方雕刻大佛时带回来的，端正得就像尊女菩萨，定是北方落难的大户人家的闺女，不知道为什么偏偏跟着羊石匠来到这小村庄。况且她又是个哑巴，所以她的来历也就更说不清道不明了。她除了坐在家织布裁衣，还常从石滩上挑拣些石头回来，让羊石匠将它们做成雕像去卖。

几年后妻子终于怀孕了，这让夫妇俩高兴了好一阵子。可是几个月后，做工归来的羊石匠却听到了妻子难产死去的消息。当他走进院门，她的遗骨早已停在棺材里，就等丈夫来看她最后一眼便可以盖棺了。隔墙阳家的老太太把一个婴儿抱给他，便什么都说不下去了，一味地哭。只是阳老太哭得越凶，这婴儿就笑得越欢。羊石匠一手揽过这孩子，只看了妻子最后

一眼，另一只粗大的手掌就手盖上了棺材板儿。

那孩子长到了四五岁的光景都没取名字，一直被唤作“丫头”。羊石匠横看竖看，总觉得女儿眉眼间时常闪现出她妈妈的神色。因为羊石匠经常在外做工，不忍把孩子孤单地留在家里，便把做好的佛像给女儿玩耍。每到上集卖掉它们的时候，女儿总是哭着抱住佛像不让爹抢去。“这活生生的孩子，怎么能总跟些个石像玩儿呀？”邻里们都这么说。羊石匠觉得有理，之后每逢出门都把她寄养在村子另一头的村长家。那一天，羊石匠把孩子送到阳家，离开村子半里地远时他回头一望，孩子还站在门口望着他。羊石匠长年红肿的眼睛里顿时溢出了眼泪，流在他过早地生起了皱纹的脸上。路上他就决心给女儿取个名字，“就叫……”他想起女儿的脸的那一刹那仿佛又看见了几年前死去的老婆。

他决定让女儿跟她妈姓：“就叫独孤羊吧。”

当年的立秋，他带着她妈妈从北方回来，天上满是彩霞，一头孤零零的山羊在村口朝着太阳叫唤，乌黑的影子拉得老长；还有他不说话的妻子，被照得红彤彤的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孩子一天天长大，羊石匠却觉得越来越懊恼。他渐渐意识到在女儿年幼的时候觉得她像她妈妈是一个巨大的误会。女儿长到十多岁光景时，已经找不到当年妻子留下的丝毫痕迹了。眼瞧着别人家的闺女越大就越娴静；羊石匠家这孩子越是长大，话就越多，就像是要把自己的哑巴母亲当年说不出的话全都倒出来似的。羊石匠瞅着这丫头一天天长大，过几年也该嫁

了，却还整天只想着去海边捉螃蟹，心里头直发愁；大伙儿也总是对她说：“你娘当年可是个娴静的女子哟。”

可是每次一说到娘她就皱眉头。打心底里她不愿意说起母亲，那个她从未见过的女人，却也命定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从别人断断续续的描述中她也大致知道了母亲生前的事，也发现自己除了母亲的姓氏之外什么都没有继承。终于有一天，羊石匠再次前往北方修大佛，这一走便再也没有回来。于是独孤羊就成了没人要的孩子。

“羊家的血脉，终于还是到此为止了。”村民们感叹之余，觉得这个小姑娘总不能就这么赖在村里，就开始有人给她提亲，可是她咬着牙谁都不肯嫁。村长终于发火了，他冲着石匠家的门口大喊：

“独孤羊，你要是再不选个婆家就别住我们阳家村了！”

那一刻，独孤羊生平第一次沉默了。她像一尊石像般地站在桌前，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着门口。她就这么纹丝不动地站着，直到村长气恼地离去。她怕村里人把她抢了去做媳妇，也不愿等人家来赶她走。于是当晚就把家里的干粮和稍微值点钱的东西收拾成了包裹，拿起爹爹留下的两把雕石头用的刻刀，天没亮就走了。

很多天过去了，独孤羊既没有回来也从没有过她的消息。于是人们纷纷说她肯定是死了。后来没过多久，连说她死了的人都少了。

就这样，独孤羊出走时的具体年龄和时间已经无法知晓。当一个人盯着遥远的过去，他就变成了一条无言的鱼，在汇集

了条条江河的海里下沉，下沉，直到新水与古水完全交融，再也分不清了。最古老的记忆不是一条长长的河，而只属于那片静默的连春天都无法唤醒的深海。今天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独孤羊不仅当时没有死，而且还挺过了此后一连串的凶险事件，甚至度过了十年后的那场大浩劫。再后来，独孤氏的姓氏也成为了永恒的传说，永远不会死了。

第一章

神剑藏海崖

1 谜破不可复

腊月江南的一座小城外。傍晚的古道上已经见不到来往的人群，散尽了熙攘的小路上走来几位白衣青年。他们在一家客栈坐下，要酒要菜。屋外很快就下起了大雪，这几位衣着单薄的年轻人却不觉寒冷。客人们都回客房睡觉去了，厅里只剩下这几个人。店家又添上了上好的陈酿，希望能从他们身上多收几两银子。

酒过三巡，几位白衣青年刚欲上楼歇息，这时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

其中的一位正要叫老板娘去开门，为首的青年突然拦住了他。另外几人警觉起来，纷纷望向门口。这时门外传来了一声古怪的响动。

白衣青年们听出这是缩骨功：看来还是被他们追上了。

一只纤瘦如柴的手指竟从门缝里探进来，轻巧地一拨，

“嘭”的一声弹开了沉重的木头门闩。

门开了，外面风雪中站立着几个乞丐。大风一下子吹进来把人冻得蜷缩成一团，可这几位乞丐竟毫不畏寒，依旧站立在门口。

老板娘嚷道：“你们要进来就进来，要走就走，别大敞着门让一屋子的人喝西北风啊。”

那老乞丐也不答话，依然任由门敞着。他的目光扫过大厅，发现这里除了几位白衣青年外，角落里还缩着个小乞丐。

“小乞丐，见了老乞丐为何还不退避？”

这是丐帮独有的规矩，年轻乞丐若见到前辈不仅不应当参拜，甚至要退避，因为乞丐最怕的就是别的乞丐抢了他的地盘。

“速速退下！”

那小乞丐还是一动不动，稍有慌张地看着他们。

一个乞丐越过人墙飞了进来，一手拿着铁饭碗朝小乞丐的头上扣去，另一只手便来抓手腕。小乞丐根本来不及反应，霎时间那老乞丐已经闪到跟前，这时一名白衣青年突然一挥袖子，竟然就拦下了他，老乞丐也不迟疑，铁饭碗趁势削过来，青年的手臂竟不躲闪，直撞上去。

一道白光闪过。铿锵的金属碰击声后，人们才看清不知何时青年手上已经多了白闪闪的一把剑。那老乞丐飞身退去，却也与来势一般从容。

门口为首的那位老乞丐率众走进来，笑道：“十三剑门的剑法果然神通，丐帮领教。只是这小乞丐目无尊长，不知为何你们要横加袒护？”

“这位前辈误会了，”青年说，“这位朋友虽然衣着褴褛，却非乞丐，更不是丐帮中人，刚才还在桌前做木匠活儿。”

“不必多说了。”那乞丐上前一步，“你们可知今日我等前来所为何事？”

“我们十三剑门与丐帮井水不犯河水，”白衣青年顿了一顿，接着一字一句地说道，“在下与师兄弟明早还要赶路，他日我等定当于两仪角摆酒设宴款待丐帮豪杰。”

“哼，好一个井水不犯河水！”对面的乞丐答道，“当今武林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我们丐帮黄帮主为十三剑门所杀，这剑伤没有人抵赖得了！”

两个月前丐帮黄帮主离奇地横死家中，全身上下遍布剑伤。虽然尸首上的伤口错乱繁杂，似乎杀人者杂学极多，但其中最致命的一剑笃定无疑便是十三剑门的风格路数。丐帮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等到今日终于堵截住了他们的人马。

丐帮弟子把报仇的口号喊得震天响。

“人不是我们杀的，你们要怎么个报仇法？当日我们掌门根本就有事在身，不可能去杀你们帮主。”

“无论如何，黄帮主是死于十三剑门剑法之下，你们必须交出凶手！”

这时那个带头的白衣青年道：“不必多言，我们说过，贵帮帮主遇害当日师父有事在身。你们信也罢，不信的话也没有人逼着你们信，不过若要我们中的任何一人跟你们走，都是绝无可能。”

“想必这位便是十三剑门掌门的公子，排行第一的大师

兄，武幽少侠了。”对面的老乞丐说道，“既然你们不肯交人，我们也只好得罪，并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了。”

丐帮长老先发制人，一杆竹棒笔直地朝白衣青年的咽喉急速点来。白衣青年长剑在握，待竹竿攻至面前之时猛然拔剑横削而去。

就在这时从屋顶的瓦片间突然降下一道黑影，落在二人的正中间。这人影一脚落在丐帮长老的竹竿上，将其踩落在地。白衣青年收剑不及，眼看就要刺入他的咽喉，来者猛然将头一偏，便用牙齿咬住飞来的剑锋。

这一下子着实让两人一惊，丐帮长老只觉得那人的脚力有千斤重，把自己的竹棒踩在脚下动弹不得；而十三剑门的剑居然被人用牙齿接住，欲抽回手中剑却也无法移动分毫。来者全身上下一色漆黑，神色俱厉，一下子将双方推了回去。正在众人惊诧之时天空中又坠下一白衣人，双脚不偏不倚踩在了黑衣人的肩上，然后跳了下来。

黑衣人和白衣人背靠背，手中不知何时已各自多出一根木棍。木棍上缀着黑毛缨子和白毛缨子，是使节所用的节旄。这木杖一出，所有人心中都不约而同闪过一个名字。

难道这就是黑白判官？

没有人知道这一对神秘人物的来历，因为他们比武林的历史更久远。黑白判官行踪不定，向来分别行动，从未有人见过他们同时现身。此次二位判官居然同时出现，不免令人心生疑虑。虽说这里无人见过黑白判官，故难辨真伪，可是论及武功又绝对无人可冒充他们，并用牙齿稳稳接住十三剑门大师兄的

剑。只是不知为何如此神秘的角色竟会直接插手丐帮与十三剑门之间的恩怨。

即便要插手，又何必打破惯例，两个一起来呢？

白判官哈哈大笑：“让他死吧，这小子死了就什么事都没了。”这时大家才看清楚，白判官的脸上挂着一副笑着的白面具，而黑判官戴着一副满是怒容的黑面具。黑判官转身挡在了白判官和十三剑门众人中间，说道：“事关重大，不可轻率。”

一向独来独往的黑白判官此次一同来到，莫非是出现了分歧？但不管怎样，多年难逢的高人双双现身这间破旧的客栈，已足以令在场的人不敢轻举妄动。

此时白判官闪过黑判官，直接往他身后攻去。还没有等十三剑门的弟子们反应过来，一张白面具已近在眼前。就在同一刹那，黑判官用自己的使节杖拦下他的同伴。两根使节杖相抵在一起。那几位白衣弟子此时方才浑身上下猛然一紧，右手下意识地摸鞘里的剑。

黑判官道：“怎么都要按规矩来。”

“你我行走江湖数百年，今日事关重大，先斩后奏又有何妨？”

“万万不可，此事即便失败，也是我们的命。”

“呸！”白判官说，“命？难道你还相信这个？”

“我们的题就是我们的命。”说罢，黑判官用力弹开了白判官的杖，“每杀一人，必出一题。”

话说这黑白判官又称谜面先生，每次杀人之前必然出题。